

星燈

歷史故事新編

9

QNZY

青年之友丛书

历史故事新编

蒋 星 煜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青年之友丛书》前言

青年人都希望交几个知心朋友。一个好的朋友，不仅能使你享受到友谊的欢乐，能替你分担生活中的忧愁，更珍贵的是能使你在生活的道路上，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也许你正在选择朋友吧，我们衷心地希望你和《青年之友丛书》做个朋友。这套丛书是专门为青年编写的。她将通过青年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告诉你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她还将帮助你解决一些在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碰到的问题；她还会带给你许多新的知识。愿《青年之友丛书》成为你成长道路上的一个挚友和诤友。

编 者

序

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写的《故事新编》结集出版，是有感而发的。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弥漫全国，到处大兴文字狱，有志之士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不得不弯弯曲曲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这同“四人帮”所炮制的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再来那么一套影射史学和阴谋文艺，矛头所向无非是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浑水摸鱼，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已。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往往出现许多惊人的类似，走着弯曲的道路。历史是人类以往实践的总结和纪录，继往开来，前因后果，完全有规律可循，绝非象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好象是一个什么被任意打扮起来的女孩子，全然是被动的、偶然的。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明辨是非善恶，古为今用，而有所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不外乎两条：一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二是考察它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从而增加见识，提高智慧，联系历史事实，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同时也从今天的实际出发，去验证历史的真实，从中得到教益。我们应当提倡和发扬这种“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人类的历史是以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科学文化活动交织而成的。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句话,揭示出人类历史的本质所在。中国历史悠久,我们祖先出过许多杰出人物,其中有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在整个中国史册上,展现着忠与奸,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邪恶的斗争。凡是属于忠的、善的、美的和掌握了真理的,都代表了人民的希望,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只有象林彪、“四人帮”那样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才有目不识泰山,不惜歪曲历史事实,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诬蔑中国历史漆黑一团,甚至把海瑞贬得比严嵩还坏。“洪洞县里无好人”,正说明了他们极其阴暗的心理状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光亮的。

我常惊叹中国传记文学之发达。司马迁的一部《史记》,刻划了多少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二十四史》几乎是以人物传记把骨架支撑起来的,明君、昏君、清官、贪官、外戚、游侠、俳优、盗贼(官逼民反)、文人学士以及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说部,就更加出色了。

蒋星煜同志所写的《历史故事新编》,共十五个短篇,从汉唐到宋明,载取了历史人物的一个片段、一个场面、一件事情,或正史,或别传,或轶事,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有对社会丑恶的鞭挞,有悲欢离合,有慷慨悱恻,充分表现了人间正气。篇幅虽长短不一,但莫不剪

裁得体,穿插有致,富于生活情趣。这种用文学手法叙述描绘的历史故事,很象中国的水墨画,独树一帜,不愧为文苑新开放的一朵鲜花。读者不必吃力,一口气读下去,犹觉余音缭绕,意味隽永。这是值得认真向读者推荐的。当然,决不能“按图索骥”,一一指点,以为所有细节都必得符合历史事实。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新编的历史故事,是不能这样苛求的。正因为如此,也就不妨作为文学创作来欣赏了。

以上一席话,是否搔着了痒处,最好还是请读者亲自去揣摩吧。但是我总希望,象《历史故事新编》这样别开生面的读物,今后能够不断地出现,使中国传记文学的园地,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生气蓬勃。

罗竹风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汤显祖赶考	1
诸葛亮招亲	16
韩愈识才	32
马锦演戏	41
王勃显才滕王阁	55
司马迁之骨	66
李世民的镜子	89
霍去病回朝	105
包拯重开惠民河	116
大理寺正卿的失踪	130
哑子的拳术	140
戚继光东征	149
况夫人做寿	162
陆绩的官船	176
駙马爷的爱情	188
后记	198

汤显祖赶考

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①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大事情。因为这不单单从进士^②之中选拔一些翰林院的编修之类的职官,而知县、知府等行政官员也大多是从进士中选拔的。

在朝中,尚书、侍郎^③等高官则十分关心自己的子侄、亲友、门生乃至同乡是否能考上名次。为数不多的几个忠心耿耿的文官武将则盼望能从会试中发现一批经国济民的人才,以匡救时弊。

文人们也都很关心,想从主持会试、殿试的官员名单中找出一些线索,看看皇帝和主考、考官们的评价尺寸和兴趣所在,研究一下,自己的文风是否能迎合他们的胃口。如果觉得不对头,那末就要想办法加以改变。

这小小的临川县,照理说既不是京城,也不是总督衙门或巡抚衙门所在地,和会试、殿试的关系不大,但是谈论的人不少,关心的人更多,其道理何在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文

① 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在京城举行。会试及格者可以参加殿试。殿试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

② 会试及格者,称进士。

③ 尚书、侍郎相当于部长、副部长。

坛知名人物汤显祖，大家认为凭他的才华，可能考上前三名，至于考中进士，当然更不会有任何问题。

汤显祖本人呢？对此并不乐观。读书是他最感兴趣的事，往往一卷在手，废寝忘食。他最欣赏古人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两句话，如果考不上，不做官，他也无所谓。虽说他的诗文、策论写得很有特色，人家当面总是说他参加会试十之八九能中在前三名，他本人却认为不见得。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谦虚，而是他深知考场中有黑幕，从后门、边门进去的大有人在。

他上京赶考，吴氏夫人要替他收拾行装。

吴氏夫人说：“但愿您早日蓝衫换紫袍。”^①汤显祖说：“夫人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你一门心思认为我会高中状元、榜眼、传胪，^②而事实上又不这样顺心如意的话，这对你的打击就太大了。”吴氏夫人说：“这倒是真的。”吴氏夫人又替他准备了些土产，吃的用的各有数包，让他到京去送送亲友们。汤显祖带了三个包包，准备送给那个国子监的司业，因为要在人家那里住一两个月，两手空空，似也失礼。此外，还带了一斤云雾茶，则是自己吃的。

启程去北京这一天，快开船时，抚州知府古之贤也亲自赶到码头，为汤显祖送行。汤显祖作诗一首，答谢古之贤的盛情。

古之贤说：“此番去京，希望你高中魁元。这既是我古

① “蓝衫换紫袍”，就是说读书人做了官，要穿官员穿的紫袍了。

② 殿试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四名称传胪。这里没有提第三名。第三名称探花，一般是录取未曾娶亲的，大都配以公主或郡主。

之贤的光彩，也为临川地方增添莫大的荣誉。”

汤显祖说：“我一定牢记古大人的教诲、鞭策，认真读圣贤之书，探究古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虽不能必中，但决不会使古人大失所望，也决不会使故乡父老兄弟蒙上耻辱。”

古之贤听了这话，觉得汤显祖不仅有才气，更可贵的是有骨气，于是拍拍汤显祖的肩膀说道：“你放心赶考去吧！千里迢迢，要保重身体。至于你家里，我会派人常去看看的。”汤显祖再三感谢，古之贤说：“就别见外了。”

船启碇扬帆北去，古之贤看见帆影已很遥远变得朦胧而隐约了，这才回衙门而去。

再说内阁首辅^①张居正为了要使自己的儿子张嗣修高中在前三名，一年前就在朝野造了不少舆论。他关照堂弟张居直到应天府一带走一圈，因为那里是文物荟萃之地，看看有哪些可以拉拢的人才。遇到什么诗坛、文社的头面人物，则千万要说说张嗣修的诗文如何精采之类的话。

张居正几次对六部大臣们说：“有人认为嗣修的文章可以与贾谊并驾齐驱，这是过奖了，我听了甚为不安。这对年青人也没有好处。其实呢，嗣修当然也有一点长处，文思比较敏捷，落笔是快的，和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诸人的文章是相去不远的。当然，从说理的透辟、文采的雄辩来看，比之贾谊、韩愈那些人，自然还差得多呢！”

① 明初宰相胡惟庸被诛后，不再设宰相，而另设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内阁，内阁中有首辅和次辅，这首辅事实上和宰相并没有区别。

擅长吹拍的张四维、申时行之流，把张居正这一类话向自己手下的官员们说了一遍。至于张嗣修的诗文究竟如何，有很多人根本没有看到过。

张居正在官场混了这么许多年，而且爬到这样高的地位，经验当然是很丰富的。他总想把这件事办得十全十美，天衣无缝。他觉得不能仅仅考虑嗣修这一个人，问题牵涉面比较大，所以想到了今年殿试前三名究竟给谁的问题。除了嗣修，还有二个名额给谁？他打算选择两个当代文坛上名声最响亮的才子，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把张嗣修的身价抬高了。再说，这样也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让大家觉得今年殿试的前三名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第一流人才。

张居直奉命漫游应天^①、苏州等江南十府回到北京时，听张居正谈了他的想法，认为高明之至。张居直说：“应天府一带真是人才辈出。宣城的沈懋学才思横溢自不必说，临川才子汤显祖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是众望所归的巨匠，名声更在沈懋学之上。无论诗文、策论，这些文人学士恐怕无出汤显祖、沈懋学之右了。”

张居正立刻决定选中汤显祖、沈懋学两人为第二、第三名，以衬托张嗣修的第一名状元，这样，相当光采。

张居直说：“我在宣城时，和汤、沈二人在一起吃过饭，下过棋，总算是熟朋友了，再去找他们谈什么，也比较方便。就在这几天，他们恐怕也要进京来了。”

① 应天府治即南京。作为行政区域，这个府还包括句容、溧阳、溧水等县。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张居直派门客到江西会馆和徽州会馆^①去打听这两个人的行踪。得知两人确已来京，住在国子监一位司业家里。于是，张居直在家里办了一桌酒，派人去请汤显祖和沈懋学，说是替他俩洗尘。

汤显祖和张居直见面次数虽不多，印象却并不那么好。觉得此人比较庸俗，而且又常常装出假风雅的样子，他那身躯臃肿不堪，却硬要装出潇洒的风度，使人生厌。汤显祖本来不打算去，由于沈懋学认为假使不去，未免拒人于千里之外，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于是只好很勉强地陪沈懋学去张府。到张府后，发现张居直的态度过于谦恭，气氛又似乎有些神秘，知道这里面肯定有花样，但要退出来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敷衍着某些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推说身体欠佳，酒也只喝了一杯。

张家是湖北江陵人，厨师也是江陵带来的。烧的肉末线粉，也和四川人一样，叫作“蚂蚁上树”。这道菜味道不错，汤显祖觉得还配胃口，闷头吃着。

张居直正搜索枯肠，准备和汤、沈二人谈谈诗文，又苦于不知从何说起。忽然想到汤显祖是临川人，而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又有什么“光照临川之笔”这一句，于是就对汤显祖说：“义仍^②先生仙乡临川乃是古来出产名笔之地，所以王勃也知道此事，否则他不会在《滕王阁序》里面提到临川之笔的。义仍先生如带了几枝来京，可否让我一饱

① 会馆就是同乡会，各省旅居北京的人的聚会之所。里面有人管同乡食宿和彼此联系等事。

② 汤显祖号义仍。

眼福？”

沈懋学马上纠正他道：“临川出名笔与否，我不知道。至于王勃所说‘临川之笔’，我看是指谢灵运的文章。南北朝大文学家谢灵运是做过临川内史的。”

汤显祖听到张居直不懂装懂，忍不住要笑。吃的线粉几乎要从口中喷出来。

但张居直丝毫没有知道自己闹了个天大的笑话，还是一本正经地、而且十分“亲切”地说了许多对汤、沈二人如何仰慕的话。当然也送到了张居正读过他们二人的诗文，非常感到兴趣。甚至说张居正很提倡“以文会友”，希望自己的儿子嗣修和汤显祖、沈懋学交上亲密的朋友。

汤显祖和沈懋学一时之间也没有能猜透张居直的真正意图，都只是略略表示了一番谦逊之意，别的话也没有多说。汤显祖以为张居直要他为张居正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心中已经作了准备，万一对方开口，就以准备会试为名，一口回绝，不和他们牵丝攀藤地纠缠。但是，出乎汤显祖意料，直到酒宴席散，张居直始终没有提任何要求，最后还亲自把他俩送到了大门口。

归途中，汤显祖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沈懋学嘲笑他，自以为是地说：“义仍老弟！我看你也想得太多了。他喜欢和文人们交个朋友，这是极平常的事，反正我们又没有走张太翁的门路，是他自己来请我们的。”

汤显祖严肃地说：“对于诗文，我们两人可以说不仅看法比较接近，风格也有近似之处。多年以来，算得上是知交。而这件事情，我总觉得不如此简单，且看事情的发展

吧！”

“事情的发展？”沈懋学反问了一句，带着冷笑的口气说道：“总不会有什么坏的结果吧！我看你为人处世未免太清高了一点。”

汤显祖对沈懋学本来也是相当了解的，通过这次谈话，了解得就更深刻了。他觉得既然看事情的发展，现在多辩论也没有什么意思。再说人各有志，正如俗话所说，你沈懋学走你的阳关道，我汤显祖却愿意走独木桥。因此没有再谈下去。

当天，张居直向张居正报告宴请汤显祖、沈懋学的经过，说：“至于今年会试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谈。”

张居正说：“第一次是不谈这件事为妙，你办得有分寸，很出色。彼此关系拉上了，即使暂时不谈，只要略作暗示，他们也会心中有数。”

下一步如何进行？张居正却比张居直考虑得更远更周密。他认为今年会试，甚至殿试都是小事情，还有更大的事情要考虑到。说得具体一点，张居正认为不妨作一种事半功倍的打算，一方面让此二人和嗣修同时中状元、榜眼、探花；一方面让二人今后在朝中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因此决定亲自见见他俩。张居直不赞成。因为他们三对六面一碰头，自己就再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但在口头上他不这样讲，而是说：“我看你亲自找他们谈话，未免把他们捧得太高了，那些文人得意忘形起来，事情更难办。再说风声传出去，也会坏事。”

张居正又考虑是否让张居直再次宴请汤、沈二人，酒过

三巡，张居正假作不知有宴会，从屏风后面踱出来，采取非常随便的见面方式。但张居直还是认为太隆重。最后商量好，宴会照办，张居正不出场，酒过三巡，由张嗣修从屏风后面出来招唤“阿叔”，这时就拉他入席，和汤、沈二人自然而然就交结上了。张居正、张居直为他们自己定下的巧计而微笑，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一著妙棋。

汤显祖和沈懋学再次接到张居直的请客帖子以后，两个人看法上的矛盾更具体化了。谈了几个时辰，没有统一起来。汤显祖认为张居直不是一般的假风雅的官员或文人，而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的弟弟，决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一再请并无一官半职的举人吃酒。至于第一次宴会上，张居直没有说什么使人为难的话，没有提什么明显的要求，正说明这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开口，所以汤显祖不准备去。

沈懋学觉得汤显祖的想法有一点理由，但是得罪了张居直，事实上也就和得罪张居正差不多，会试、殿试考得上考不上是小事情，今后日子就难过了。最近五、六年来，得罪张居正的人下场都很惨，有的死于廷杖之下，有的发配边疆，有的关入牢狱。想到这些，他毛骨悚然。但又不露神色地对汤显祖说：“也许就是一般的联络联络而已，不一定要我们为他办什么事。你如不去，我一个人去，更没有人好商量，就更难应付了。你还是陪我走一遭，反正见机行事就是。”于是硬拉着汤显祖往张居直府中而来。在途中，汤显祖愈想愈不妥当，就抽身回转了。沈懋学还想再劝，汤显祖说：“你要去，我不劝阻你。我不去，你也别勉强我。”话已经说得很不客气，沈懋学觉得不好再劝，于是两个人就在半途

很不愉快地分了手。

沈懋学一个人进入张居直府中，对张居直说：“义仍近日感染风寒，没有痊愈，所以不能前来，请予恕罪。”

张居直不知道汤显祖所以不来的原因何在，觉得也许真的是生了病也未可知，于是就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势，好象很关心年青人的样子，慢吞吞地说道：“考期将近，你们倒要多多保重才是。北方天气干旱，风沙多，你和义仍住在南方惯了，初到北京，也许一下子不适应，那就要格外注意了。”

酒过三巡，张居直把嗓门压低下来，神秘莫测地对沈懋学说：“天下的人才虽多，真正出类拔萃的也只是有数的几个，看来今年殿试的前三名非义仍和你阁下以及舍侄嗣修莫属了。”

沈懋学没有听出这话中有话，觉得十分奇怪，反问张居直道：“如今会试还未举行，怎能预卜殿试的名次，而且说得这样肯定呢？你老真是在说笑话了。”

张居直正苦于下面的话难以出口，听见沈懋学表示怀疑，便决定用解释的口气把话说得更露骨一些：“这殿试是朝廷的大事，家兄也十分重视，我更不会说什么笑话。要是义仍兄和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妥，我就去给家兄一个回话，这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沈懋学一听，这才完全明白张居直所以两次请客进行拉拢，原来是为了替张嗣修中状元找两个帮衬之人，心中暗暗佩服汤显祖确有见识。可是如今自己既已来了，怎么办呢？答应下来吧，这是一生中再也无法清除的污点，今后无

面目见人了。瞒着别人吧，也困难，首先要瞒过汤显祖就不是顶容易。当面拒绝的话，会试殿试中不中自然要受影响，而最怕的是得罪了张居正，虽然不一定判罪受刑，但也就断了上进之路，不可能再做任何官职了。左思右想，想不出对付的办法。于是就含含糊糊，假装没有听清楚，以为这样就搪塞过去了。好在酒席上已在上最后一道菜，就起身告辞。心里想，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吧！张居直也没有多留他，仍旧送到大门口。送走客人，张居直望身后，并不见张嗣修，心想，这张嗣修为何不按原来打算出来和客人见面？原来张嗣修已经来过，知道主要的客人汤显祖没有来，觉得很扫兴，就跑掉了。

张居直又去向张居正报告这第二次宴会的情况。并且说：“沈懋学并没有表示反对，看来是默认了。至于汤显祖，人没有来，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我心里还象悬着一块石头，没有放下来。”

张居正说：“对，我们最主要是找汤显祖，这沈懋学实际上是附带的。汤显祖那边没有谈妥，事情应该说还没有办好。功名富贵人人都爱，给汤显祖送上门去，他会不要？我不大相信。不过话说回来，汤显祖为人有狂的一面，狂者，癫也。他有时疯疯癫癫，想入非非，做些违反人之常情事，说些违反人之常情话，也是很可能的。你再去拜访他一次，谈谈清楚，那就功德圆满了。”

张居直说：“好吧！为了嗣修，我上门去一次。我和汤显祖虽无深交，面子总该卖一点吧！这次请他吃酒，他没有来，也许是不知道我们的用心。我现在对他开门见山地谈